

# 平

(上) 從軍記

(藝文)

第一二二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# 從軍記 (一)



My  
I 246.8  
民<sup>142</sup>。我心裏一刻不能忘記的，只有四個字，就是「救國救  
民」。雖當半夜醒來的時候，黑暗中尙覺有這四個字，  
在眼前幌來幌去。

我的隊伍，是歸第十九師師長統轄，弟兄們多半是論  
| 敦市上的商人或農人，都有恒業恒產，並不靠着當兵吃  
飯，也並沒有被甚麼強迫。這回却都要遠離家鄉，去和  
那虎狼的敵人，在戰場上拚個你死我活，也無非是「救

國救民』這四個字，橫亘在胸中的緣故。

我第一次下操場的時候，並想不到真正的軍人，是容易當的。以爲揹着槍，排着隊，按着鼓號的聲音，整齊齊的在大街上走着，便算盡了軍人的天職。就說上火線打仗吧，也不過瞄準放槍，就算完事，此外又還有甚麼難處呢？我們的教習，是伍長邱欽，自從遇着此人，就大大的掃興！弟兄們若經他指點過幾次，還是不能完全明白的時候，他就不留面子，大罵特罵。但是無論甚麼蠢漢，或文弱不堪的人，一受過他兩期的訓練，就沒

一個不脫胎換骨的。所以我們都叫他做邱鐵匠，倒還有點意思。

我們在營中日夜操練，足有一個多月，我的母親姊姊和未婚妻，都常來看我。入營第一星期的第六天，我真苦得要死，倘若沒有這『救國救民』四個字，盤據在腦筋裏，我簡直要逃之夭夭了！我一身的筋骨，無處不痛，夜間睡覺，簡直連外套都不能自己脫下。最難堪的，是第一個月的第四星期，我覺得我身上每兩個骨頭的中間，都有針一排在那裏紮着；只要稍一轉動，立刻就痛。

入骨髓了！

諸位要知道：真正的軍人，雖然不容易做；但是，精神越振作越興奮，筋骨越鍛練越堅強，我敢說住在城市或鄉間的人，無論貧富，這種苦處，是斷沒有人經驗過的！我幸而沒有死，一個月以後，居然取得完全的軍人資格了。

我們的住處，是營部附近的一間小民房，五個人同住一屋。因為英國本來沒有專駐陸軍的營房，這回驟然加上成千成萬的新軍，那有許多地方安置？只好叫弟兄們

自己找房，自己做飯，政府每天每人只發給六毛錢罷了。我所住的小屋，非常惡劣，五個人當中，有三個人躺在灶下，有兩個人蹲在柴上，既沒有牀褥，又沒有枕頭。大家當着操練疲勞之後，也不加選擇，只要把身子一倒，呼呼的鼾聲，就響起來了。

總司令部已下出發的命令了，這些新招的兵士，還有一半沒有領到軍裝的，形式上便現出種種的奇觀——有穿制服的，有不穿制服的，看起來真是好笑。不過政府也不以為奇，因為時間匆促，沒有從容預備的餘地，只

好馬馬虎虎的過去了。若拿我個人來說吧，那末，我是應有盡有的。諸位，你們雖然不當兵，也不可不知道當兵的風味。我有裏衣三套，韃二雙，肩帶一條，袋六個，內裝子彈一百五十枚。背上繫着包裹一個，裏面裝的，就是衣韃彈藥這一類的東西。又有針線，牙刷，薙髮剪，刀叉，羹匙等物，也在其內。腰間左邊掛着一把小鋤頭，和槍頭刺刀，右邊掛着乾糧袋和水瓶。此外扛在我肩頭上的，還有一件外套，和相依爲命的來福槍。我們離倫敦的前一天，尚不知道行期，也不知道何往，

直到出發的時候，才知道是開往克洛登。我們都開着大步，沿着鐵路的軌道，努力前進。軍官對於我們，沒有多的話說，不過時時都有一個命令，說道：你們要如此如此！我們便遵令行事。至於這個命令究竟含有甚麼意思，就沒有人去理會他。因為這樣，就成了一種有紀律的軍隊，無形中養成服從的美德。大凡人們未曾受過軍事訓練的，驟然聽人指揮，總覺得有些不願意。不過習慣了以後，便知道我們服從命令，一致行動，實在是我們自由意志所做不到的事：並且覺得在這個時候，也用



不着我們個人的意志。所以命令一出，萬人齊應，整個的大軍，簡直像一付靈活的機器一樣。

太陽漸漸的落下了。指揮官叫一聲立定的口令，全軍都寂然無聲的站住。隊長匆匆的走到我們面前，每人發了一張寄宿証。於是整個的隊伍，立時解散，弟兄們都如投林的倦鳥一般，各自找他的安身之地去了。我向同伴們打聽，才知道這裏的地名，叫做坡萊鎮。

這天正是元旦節，我隨着大軍足足奔走一天，忍受了許多的辛苦，好容易才延到黃昏！那知道這黃昏却是我

一日中最安樂的時間，這也是意想不到的事！當我一個人跛着腳在馬路上走的時候，覺得左腳雖然向前，右腳便不能跟着前進，困苦的程度，可想而知。偶然抬頭四望，只想在路旁廊下，找一塊可以容身的空地；無奈這馬路旁邊的人行道，建築還沒有完工，滿街都是一堆一堆的碎石，那裏還有供我躺下的地方？我只好耐着疲勞，依然勉強前進。

我走到馬路拐灣的地方，忽見一所精緻的房子，門前有兩個中年的女子，並肩而立。我跛着腳從她們面前走

過，一個女子驟然開口問道：『你往那裏去，找不着路嗎？』我就把手裏的寄宿証，給他一瞧。她道：『那末，爲甚麼一個人走呢？』我便告訴她脚痛不能走路，又失了伴了。她歎口氣道：『唉！孩子，真可憐！我家裏有間房，跟着我來罷！』我聽了這一句話，彷彿像絕處逢生一般，心中的快樂，不言可知。

我心裏又想道：『古話說的，「真正的軍人，就是真正的大丈夫，」我現在豈不是一個真正的軍人嗎？怎麼她還叫我做孩子呢？』我一面想一面隨着她走，到了中

堂，重新行了一個禮。才問起她們的姓名和家世。她的名字叫凱曉，年紀四十餘歲；那一位叫馬麗，年紀三十多歲，都是守貞不嫁的老閨女。這樣看來，無怪乎凱曉姑娘要叫我做孩子了。雖然是萍水相逢，但她那種殷懃周到的款待，我至今還是感激不忘的！

她們引我到一間小屋子裏，陳設的東西，非常精美。我覺得我這樣骯髒的衣服，如何夠得上住這樣的房子？那凱曉姑娘却恭恭敬敬的站在旁邊，伺候着我，我真慚愧的要死！連說道：『不敢當，不敢當，請便罷！』她

不但肯出去，並且拿一雙拖鞋來，要替我脫去長靴。我急忙的稱謝道：『這……這……使不得，使不得！』一面伸手自己脫靴子。那知道腰，背，腿各部，都酸痛麻木，不能轉動。她竟彎下腰來，替我脫去。我急得汗流浹背，只好連聲道謝罷了。不一會工夫，晚飯已擺上棹了，有燒牛肉一味，精美無比。還有點心，水果，葡萄酒，非常豐盛。我大吃大喝一頓，自己覺得太不文雅，但主人還是殷勤勸進，惟恐我不能盡量。酒醉飯飽以後，我便回到屋裏，上牀就睡。衾褥又美麗，又溫軟，

頭一着枕，就昏昏的睡去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在睡夢中聽到喇叭嗚嗚的聲音，知道軍中已發了醒號，心中着急，忙忙披挂起身。走到中堂，只見臉水，早餐，都預備好了。小桌子上面，放着一個大磁盤，裏邊盛着火腿，雞子；又牛奶一瓶，夾肉麵包一盤。我和凱曉姑娘從前既不認識，居然這樣的特別優待，真令我十分難受！我喫完了早餐，便和凱曉姑娘，握手告別。七點半鐘，我歸了隊伍，正在排隊的時候，覺得乾糧袋裏，非常臃腫，用手一摸，方才明白。

不知何時，凱曉姑娘把袋裏塞滿了夾肉麪包。我心中暗暗的想道：『我誓必多殺敵人，才能報答凱曉姑娘的恩惠！』列位，你們不要笑我說瘋話，你要知道：凱曉姑娘的意思，是恨自己是一個女子，不能夠衝鋒陷陣，所以對於我們軍人，盡力報効。我們若是不努力殺敵，又怎能當得起她這樣的優待呢？

我們從坡萊鎮整隊出發的時候，鎮中的人，都空巷來觀，揚巾相送，彷彿像親戚朋友送行的情形一樣。同伴中有身體稍弱，行走時腰腳稍不自然的，旁觀的人，便

附耳私語，似乎有甚麼議論。最苦的是和我同伍的司派洛，他的兩眼是近視，兩腳是跛子，他那種舉步艱難的樣子，實在不是一個軍人的材料。他曾經對我說，他所以得入軍隊，完全是請求醫生的結果。當他初受檢驗的時候，醫生對他說道：『你一輩子也恐怕沒有穿軍服的希望了！你的身體，更不必檢驗！因為你身上只有皮和骨頭；肩的寬窄，腰的粗細，體重的大小，都和定章相差太遠；而尊眼和尊腿這兩個問題，更是不消提出了。』司派洛道：『我目前不能通過的難關，就因為先生不肯



收錄的緣故。至於入伍以後，幹得了幹不了，你却不能夠知道，倘若先生真不收錄，我以後就永無希望了。你要知道，倫敦市幾處招兵的機關，我都走遍了。這是最後的一處，我斷不能錯過這最後一次的機會。我曾聽見有人說道：「軍隊的生活，最有益於生理衛生的，所以能夠轉弱爲強。」你又何見得我一個人就不堪造就呢？」

那時醫生禁不起他的麻煩，只好婉言答道：「請你等一個月以後再商量罷！到時你若能夠把身體上種種缺點，稍爲減少一些，我當然願意把大名列入軍籍。如今

你暫且自備伙食，入營操練，你看好不好呢？」醫生這一番話，明明是敷衍他的，那裏有甚麼誠意？誰知司派洛竟信以爲真，苦苦的要求，要實行這個試驗。醫生無可如何，只好允許他了。

司派洛下了操場，受伍長邱欽的訓練，種種好笑的怪像，實在難以形容。醫生說他不應當來，的確不是假話。有一天，邱欽正在教操，忽然指着司派洛大聲叫道：『你看你走路的時候，恰像一個多腳蟲。在左邊看見是兩隻腳，在右邊看見也是兩隻腳。你知道嗎，人只

有兩隻腳，是一左一右呀！』司派洛聽了，兩個眼球在眼眶裏轉來轉去，想了一會，很誠懇的答道：『伍長！我看見小孩生出以後，都沒有自己會走路的。必定要大人去教他才行，我的腳又不是生出來就如此的呀！』

司派洛說完了，這位慣於罵人的教習，倒是一句話都答不出。等到操完之後，他却反向司派洛謝過，說道：『教操是我的職分，你不要把剛才的話，記在心裏罷！你們到這裏來，都是抱着救國救民的志願，我又何敢輕視？因爲有這個志願的，就是大丈夫。不過，我想僅

僅心中有這個大丈夫的志願，而外面却沒有大丈夫的表現，那末，可說裏面是大丈夫，外面就不是大丈夫。我以為必定要使你們裏外都是大丈夫，才算盡了我的職分；就是你們也要做到裏外都是大丈夫，才能不辜負你們自己的志願。』

邱欽不但會教操，並且能夠改變別人的體魄，雖然有時說話很粗暴，究竟他是一個高尚的軍人，很有許多事情，值得人家的佩服！他常說道：『軍人的生活，是上帝所重視的。所以教操的時候，常常得着上帝的幫助。』

不然，就不能強沒有軍人資格的人，去當軍人了。」這句話雖然有點迷信，但是我也不能不信服他。你試看同派洛那樣的一個病夫，經他教練了三個月以後，居然得了醫生的認可書，這豈不是一件頂奇怪的事情嗎？

# 平

# 不

# 良

# 物

(中) 從軍記

(藝 文)

第一二三號



版出會進促育教民平華中

# 從軍記 (二)



3 2168 6461 5

我軍第二日的行程，是從坡來到希司。這一天走了六十多里，倒沒有像第一天那樣的困苦。體魄強健的，簡直和尋常散步一樣。可見是體育進步的明證。

*my*  
*1244.8*  
*244*  
我們在克拉倍喫午飯，我雖然在路上喫了一些麪包，但是胃力加強，喫飯更多。麪包就是凱曉姑娘送我的，我已經分給了弟兄們，使大家都紀念她的盛意。克拉倍的人，聽說大軍經過，都圍着來看，和在坡來時一樣。

我們在村外荒地裏，坐在地下喫飯的時候，有幾個女子，提着竹筐走來，送了我們許多的牛肉和水果，大家都起立道謝。有兩個女子共抬着一個大籃子，裏面滿裝着梨橘和香蕉，說道：『你們歡喜喫甚麼就喫甚麼！』大家都伸手去取，我却每樣的取了一個。

一個女子瞧着我問道：『你當軍人，能幹得了嗎？我看你的身體矮小，恐怕受不起這樣的辛苦罷？』我笑着答道：『姑娘說話錯了！你看那凶暴的德人，天天拿大礮炸彈來攻擊我們，難道因為我們國民的身體比他長



些，他就駭退了嗎？那末，身體長的，又有甚麼好處？我只知道，有侵害我國家的，我就拿槍打他，縱使敵人身長六尺三寸，我只有三尺六寸，我也是不管的。』

我說完之後，她們似乎都有點不安的樣子，我也覺得我說的太不和平。因為從開戰以來，我的血液中似乎雜有爆烈分子，隨處都可以爆發。常常想到凶暴的德人，恃強凌弱，欺人太甚，我們英國人若再不起而自衛，難免不變成他的奴隸！這時忽然有人說我不能當兵，豈不和我一樣。這是何等的羞恥？我接着又對那女子說道：

『你說我的體格够不上當兵嗎？我們同伴中有個叫做同派洛的，他的母親生他的時候，簡直沒有腳，如今他居然也成了趑趑武夫了。可見一個人只要有血性，有勇氣，誰都可以當兵的咧！』兩個女子聽了，都笑着說道：『你真是一個愛國的英雄啊！』說完便提着筐籃，笑嘻嘻的走去。

當天下午六點鐘的時候，到了希司鎮，沒有一個人嚷脚痛的。我和同伴四人，在一個紳士家裏住了一宵，也頗受他們的優待。第二天只走三十多里路，便到了大

營。我們在里威鎮喫過了午飯，聽說從這裡到大營，只有六七里，大家都拍掌歡喜，高唱軍歌，一種戰場英雄的氣概，都現在面上了。我們走了不多一會的工夫，到一座小山頂上，軍官便下令道：『止步！』大家都應聲而止。只見山下的營帳，好像棋盤中的棋子一般。這些白色棋子襯在青山綠水的中間，風景非常美麗！我國的山河，何等可愛啊！

總司令到了，我們都舉槍致敬。總司令答禮後，便致訓詞道：『軍人第一要習慣軍隊的生活，帳篷就是你們』

的家，希望你們能夠相安！國家到了這個時候，所需要的，就是良好的軍人，你們既然做了軍人，不要使國民失望！』說完，便把我們分配到各營帳裏邊。和我同居的，共有十二個人。從此以後，我就做了真正的軍人，住在真正的營帳裏過着真正的軍人生活了。

我軍開始從英國出發的那一天，將軍有甚麼命令，我們不得而知。只聽着隊長的指揮，離開大營，上了火車。那時正是夜半的時候，火車往那裏開行，也不知道。過了一站，又是一站，一直走到天明，方才停止。

不過停車的地方，並非車站，是在路線的中間。我們都依着命令，下車步行。不久便經過一個市鎮，居民都在睡夢之中；路旁的電燈依然閃閃的亮着。離此地不遠，到了一個船埠，一隻升了火的大船，正停在那裏等着開船。這時忽然大風大雨，我們都隨着隊伍，陸續上去。我在最後的一隊，因爲人多，等了一個多鐘頭才得上船。開船以後，風雨更大，不到五十分鐘，便已渡過海峽，聽說這裏已經是法國的境界了。此地是一個大鎮，地名黑浮，也是事後知道的。

登岸的時候，雨勢極猛，我們冒雨從黑浮步行到聖述來，這裏有一帶小山，山頂有許多草房，大軍就駐在這些草房子裏邊。我們一天無事，只努力挖戰壕，一處完了，又挖別處。一連四天，都在狂風暴雨中工作，到了第五天，軍官把我們引到一處地方，那裏沒有鐵路，一望無涯，都是田地。正在工作的時候，忽然聽到遠處有隆隆的聲音。有個同伴問道：『這是甚麼聲音？』另一個同伴答道：『這就是大礮的聲音。』雄赳赳氣昂昂的軍人，一聽到這句話，都像冰水澆背一般，連血液都冷

透了！只覺得遠處大礮的聲音，和我心臟跳動的聲音，好像在那裏互相答應一般。我們第一次聽見礮聲，覺得有好幾種不同的聲音，大家都莫明其妙。因為礮的種類不一，發出的聲音，當然不是一樣。到了今日，我已完全熟悉，那一種礮，發的是那一種聲音，只要到耳，就可以知道了。

這天下午，又向前走了十多里，到了一個村莊的地方。那裏有個很大的草棚，只有屋頂，並沒有四壁，我們就在這裏寄宿了。這時衣裝盡濕，又勞倦，又凍餓，

真是困苦已極。一會兒軍中已開晚飯，熟肉熟湯，一到肚裏，精神就非常爽快；覺得這種美味，簡直和瓊漿仙露一般，人世上是再也找不到的。

這一天夜裏，我正在亂草堆裏睡覺，忽然聽見隊官發出命令道：『你們不要睡覺，趕快準備！伍長邱欽在那裏？』伍長道：『在這裏。隊官有何命令？』隊官道：『恐怕有黑夜偷營的事情啦！』我們聽了，莫明其妙，究竟是敵人來偷營呢？或者是我們去偷營呢？不過這個號令一出，大家都很緊張的戒備起來，却沒有一個手忙



腳亂的。隊官又發命令道：『你們不要聲張！不要使人知道你在這裏！拿起你的槍！立正！開步走！』這時全隊都悄然無聲的走出，頃刻間便和大隊在一處集合，隊官又道：『你們要肅靜！準備你的槍！要眼快手快！』接着又低聲說道：『此去和敵人相離遠近如何，都不知道。不過要我們乘敵人，不要叫敵人乘我們！你們要明白這個道理才好！』說完，仍向前進行，黑暗中不辨東西，若不是聽到口令，就不知道隊官在那裏。所謂『盲人瞎馬，夜半深池，』正是這個光景。

我們走了不知多少的路程，前隊忽然站住。隊官發言道：『現在到了。你們一個小隊爲一排，分伏在前面的樹林裏邊！樹林外邊就是大路，幾個鐘頭以後，敵人必定要經過這裏，你們千萬要注意！各人把各人的身體，藏在敵人不看見的地方，靜聽最後的命令，不要躁急！至於留在這裏有多久的時間，現在却不能告訴你們。你們務必眼快手快！好好準備着你們的槍！要緊要緊！那德國人將要進攻我軍前哨的戰壕，所以我們埋伏在這裏等着他。若不幸被他們知道，那就不好了！』我們心

裏急於要明白的，就是『來到這裏幹甚麼。』現在既然得了這個命令，大家的精神自然都奮發起來。一直伏了三四個鐘頭，我敢說沒有一個人感勞倦，怕風霜的。

東方已經發白了。我在微弱的晨光裏，偷眼看看我們的同伴，都一個一個的伏在地下，手扳着槍機在那裏等着。這時候天地間一點聲息也沒有，只有微微的風，吹動了樹林的枝條，習沙習沙的作響。有一個人低聲說道：『我以爲是軍隊的腳聲，就是我們恭候的客人到了咧。』隊官正靠着一棵松樹，口啣着煙管在那裏出

神。這時他忽然把烟管撿下，對着大家說：『聽啦，這正是軍隊的腳步聲！』副將達倫也急忙走到隊官的面前說道：『他們準備好了嗎？』隊官道：『準備好了。』這時敵人的距離尙遠。副將便發言道：『弟兄們聽着！敵軍人數，要比我多兩倍，若被他知道，就等於自殺！你們見他來，切不可亂動！我吹笛爲號，你們聽到第一聲，就舉槍瞄準！再聽第二聲，就按機發槍！以後接連的射擊下去，不可稍停！但是瞄準要正確，不可妄費一彈，等到我第三次吹笛，就停止不放，再聽命令！你們

都聽明白了嗎？」大家都低聲答道：「聽明白了。」副將又急忙跑到稍遠的隊伍裏，發表簡單的命令道：「你們切不可妄動，靜聽着我的號笛！」

這時同伍的兵士和兵官，都聚精會神，眼睛看着手裏的槍械，肅靜無聲的伏着。我忽然覺得我的手非常之冷，因為頃刻間就要殺人，所殺的就是和我同樣的人類，安得不叫我全身的溫度，都失了常態？一會兒腳聲越響越近，聽起來更覺清楚。我心裏想道：「他們到這裏來的目的，原想乘我不備，制我死命，如今我們也用這個法

子對付他，豈不是情真罪當嗎？』我想到這裏，我心頭的熱血，陡然噴湧，手裏的槍也越加拿得堅固。又想同伴的兵士，不知也像我一樣的準備沒有，就在百忙中偷看了他們一眼，只見他們都把槍柄抵在肩窩裏，眼睛看着槍頭的標尺，一點也沒有疎忽。這是那時最後五分鐘的情形，我永遠不能夠忘記的。

忽然敵軍的一小隊，出現在前面的小坡上。這是前哨的偵探隊，專管報告消息的。他們既來，我們連出氣也要留神了。漸走漸近，後面便是大隊。他們的身體長

短，非常整齊，身上穿着黃色的制服，那種雄健威武的氣象，簡直沒有一寸的體膚，不顯出軍人的資格！他們既然走進了我們的礮線，我的槍頭，就瞄着一個身穿灰色軍服的大漢，因為他定是一個軍官。這時我們只等着號笛的聲音，但是敵人不斷的過來，號笛還是不響。我稍一探望敵人的隊伍，那樣如潮水一般的人數，至少要當我軍的五六倍；并且強弱也不能相敵。假若被他們知道，那末我們若不當俘虜，便要被他們剝成肉泥了！

(二) 記軍從



# 平

# 天

# 民

# 物

從軍記 (下)

(藝文)

第一二四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從軍記 (三)



3 2168 6457 3

MP  
J24618  
240  
我們等着號笛的聲音，正在焦燥的時候，一個伏在我右邊的同伴，忽然低聲說道：「怪事！那管號笛的人，莫不是睡覺了嗎？」話沒有說完，號笛已噓噓的響起來，聲音非常的清脆。德軍似乎也聽到了，千萬衆的腳步聲，驟然停止。這種動作，真像機器一樣，令人不得不佩服！同時德軍官好像有甚麼命令，只見無數槍桿，一齊移動。當這個緊急的當兒，第二聲的號笛又響了。

只聽得千餘枝大英帝國的來福槍，一齊發動，劈拍劈拍的聲音，好像暴雷疾雨一般，一刻都沒有停止。那些黃色制服的敵軍，一排一排的倒在地下。當他們倒下的時候，我也沒有工夫看他，只瞞着那不曾倒下的人，繼續不斷的射擊。

一會兒笛聲再響，槍聲就驟然停止，敵軍早已七零八落，狼狽不堪了！兩秒鐘後，號笛又響，大家都把兩手平平的拿着槍桿，從樹林裏跳出，用槍頭的刺刀，猛力向前刺擊。這就是要生擒敵人，作為俘虜的意思。德國

殘軍，不等我們殺到，就把槍扔在地下，兩手高高舉起，表示不再抵抗，同時都大聲發言。他們說的甚麼話，我一字也不懂得。只見有一個身材頂高的，手裏還拿着槍；我就飛奔上前，用槍尖去刺他的咽喉。我也知道他們說的話，無非是願降不願戰的意思，不過我這時好像瘋了一樣，一心只想殺一個頂高頂大的敵人，才能夠表示我的英雄。他見我來勢洶洶，連退幾步。這時忽然笛聲又起，我只好住手。稍遲三五秒鐘，我的刺刀，便已進入他的喉中了。但他倘若即刻把槍扔下，我又怎

能夠下手呢？

這時太陽初出，東方天空，現出玫瑰的紅色，微微的晨風，從樹林裏吹出，彷彿像慶祝我們的勝利。自從我入軍隊以來，只有這一天是有情的天氣。不過在這等光天化日之下，慘狀也不堪入目！敵軍有已死的，有未死的，有雖不至死而受了重傷不能行動的，滿眼都是！有的躺在地下呻吟痛苦，昂着頭，向我們瞧着！人類相殘到了這步田地，不覺令我傷心！如今才知道戰事的真相，就是這樣的啊！

這一次戰事，敵軍的總數約六千人，死傷過半，被俘的一千人，逃去的也二千人。倘若他們不自投羅網，我們決不是他們的敵手，自不待言。卽或遇着埋伏，但是他們的頭腦，如果稍爲清醒，我軍便不能全勝，他們也不至全軍覆沒。當笛聲初起的時候，他們若向路旁伏一下，拿田坎當作戰壕，互相射擊，那末，死傷也可以相抵。事後聽人說道：當他們聽到第一次的號聲，便已下正當防衛的口令。不料未及開槍，我軍的彈丸，已如冰雹一般的飛來，所爭只不過一分一秒。又若他們的偵探

隊，只要多一分的攷察，必能看見樹林中的伏兵；不然，也應當想到樹林中可以埋伏。那末，這次戰事的結果，勝敗便不可知了。所以德軍這回的失敗，我真替他們可惜！

我們雖然得勝，但是這許多的俘虜，又怎樣安置呢？我軍一千人，俘虜也是一千人，假若那些殘餘的德軍，全數被虜，一個都不逃走，那末，我真不知怎麼辦！這時有個從大營派來的參謀官，他的德國話說的很好，就由他發出命令，叫他們每一個德國人，都由我軍一人持

槍監視。才走不到幾步，俘虜中有個軍官，突然掏出手槍，向我軍副將射擊。並且說着德國語，高聲叫嚷，意思好似命令全體的俘虜，起而反抗。在理這時我們措手不及，我副將萬難倖免。幸而他放了一槍，沒有打着制命的地方。我恰好從德國軍官的後面，把槍口向前，用拇指在槍機上一撥，轟然一聲，槍彈已從德國軍官的腦後射入，不及再放，身已倒地。這時全體俘虜，都有叛意。地下槍枝，沒有收拾，我們嚴重防備，不許他們彎腰。不料竟有少數暴徒，公然從我軍手裏，奪取槍枝。



這種搗亂的舉動，一直鬧了十幾分鐘。不得已射殺了幾個，方才安定。一場小小的血戰也就算結束了。

我軍從半夜裏出發，收隊歸來，已經到了正午的時候。不但沒有得着片刻的休息，並且連一滴水都沒有進口。雖然得勝回來，困苦情形，也就可觀。還有和我們的困苦相等，而心事更不如我們的，便是那些可憐的俘虜！我們回到休息的地方，已有軍隊先在，是由總司令部派來代替我們的。我聽見兩隊中的軍人互相問答，甲說：『偏勞你們了，我們非常感謝！』乙說：『這是我

們應盡的責任，你們不笑我們笨嗎！』甲說：『不要過謙了。我聽說你們和敵人相見，還是破天荒的頭一回，居然大獲全勝。將來貴軍一定要成爲著名的勁旅，這是非常可喜可賀的事！』這句話到了我的耳朵裏，精神不覺大爲興奮。那人年紀不過三十，聽他的口氣，一定是身經百戰，可想而知。一時人聲嘈雜，以後他們說些甚麼，我就沒有聽見了。

我們把所有的俘虜，交給了代替的軍隊，彷彿像放下了千斤担子一樣，精神上何等的舒暢！我喫完了午飯以

後，就找着一個地方去睡覺，等到醒來的時候，已經是日落西山了。忽然看見廣場裏面，來了無數的大汽車，我心裏知道是又要開差的樣子。不一會工夫，果然有個命令，叫我們上車。但開到甚麼地方，又有甚麼事，照例是不告訴我們的，我們也并不希望預先知道。黃昏的時候，車已開行。道路不平。車身顫動。同車的人，頭和肩時常相撞。大家努力支持，一句話也不說。汽車走了好幾個鐘頭，黑暗中一無所見。大約到了半夜的時候，車行稍緩，彷彿聽到外面有人說話，張耳細

聽，隱約是法國人的口音。汽車也就在這裏停住了。

我們隨着隊官，下車步行，但仍不知道這裏是甚麼地名。這時天氣不十分冷，也沒有下雨，不過天黑如墨，真是伸手不能見掌。不久到了一處地方，我們分別進了路旁的小屋。這裏不是民房，也不是營帳，乃是臨時用木板造成的屋子。大家進屋之後，都席地而臥，因為過於疲勞的緣故，雖然沒有鋪蓋，也居然酣睡了一夜，沒有一個人失眠的。

早起，副將克力登告訴我們，說今天要入戰壕，並致

簡單的訓詞道：『你們千萬要謹慎！我已經禱告上帝，叫你們不要失去一人！』我向來沒有見過正式的戰壕，如今就要親自進去，心裏自然非常歡喜。步行約八里，到了戰壕的地方。壕的形狀，彷彿像溝渠一樣，有軍隊先在。戰事雖然已經過去，但是遠處尙聞有隆隆的砲聲。壕中人見了我們，似乎很表歡迎。有個軍官說道：『你們來的很好，我們就要出去，你們就請進來，這裏就是軍人的家咧！』一時壕中人全體退出，我們就進去替代他們。

濠中寬處約四尺，深約八尺，窄處只能夠一個人通過。軍官對我們說道：『今天晚上或明天早晨，便又有軍隊來代替你們。切不可伸出頭去在濠外探望！因為敵人的戰濠，離這裏只有二十多丈，德軍是最會放槍的，若是被他們看見，那就不是好玩的事。只要老在濠裏待着不動，也就沒有甚麼危險。』並指着一處說道：『這裏是電話，中間那個聽筒，直接大營總司令部，所有命令，都從這裏傳遞。明天早晨，代替的軍隊派定了，一定定有消息來到。諸位再見罷！』

濠中有木架，高約三尺，長短和戰濠一樣。上面可以站人，是打仗放槍的時候用的。這時砲聲隱隱如雷，知前敵正有激烈的戰事，雖相隔很遠，地面也稍有震動。司派洛忽然說道：『聽說離此地二十多丈，便是敵人的戰濠，我們不知道是在那一方，我想站上木架去瞧一瞧，可不可以許我呢？』隊官略略點頭，說道：『你要小心些！』司派洛便彎身上去，頭頂露出濠邊約兩寸多，目光從濠邊的缺處看出，自言自語道：『敵人在那裏，怎麼連影兒都沒有呢？』他忽然跳下，向濠底摸

索，找得一頂破軍帽，他使用槍桿把破帽舉起來。說道：『我想把這個東西伸出濠外去試一試，若有槍彈飛來，我們就知道敵人在何方了。』隊官稍有難色，隨即答道：『好，你試試罷！』司派洛舉起這頂軍帽，剛剛伸出濠外，不到一尺，就聽得槍聲連響兩下，兩個彈子飛來，破軍帽應聲而落。司派洛面無人色，大家都駭了一跳。而隊官却在那裏捧着肚子大笑，問道：『彈子從那一方來的呀？』司派洛把舌頭一伸，答道：『好像是從對面來的。』



司派洛不肯罷手，仍舊上架去偷眼觀望，忽然大叫道：『你們看，那是甚麼東西呀？』大家急上木架，就他所指的方向看去，乃是一顆極大的炮彈，劈面飛來，在空中旋轉。隊官大聲說道：『這是對着我們來的！』大家都這樣說道：『正是對着我們來的！』隊官又高聲道：『呵！不好，開花彈！』話沒有完，砲彈已下落。落在那裏，我却不知。事後才知道若再近幾尺，我們就都要變成肉泥！那時大聲陡發，地皮震動，火光如電，黑烟如雲，千百彈丸向四面激射，彈丸中又雜有鐵塊，碎

碰劈拍的聲音，真像天翻地覆一般。塵土從天空飛下，又如急雨，如冰雹，我們無一人不撒了滿身的灰土。一場惡劇閉幕，我們都駭得像傻子一樣。隊官檢點人數，全隊中幸沒有一個人受傷的，大家又相對而笑。

忽然電鈴大響，隊官上前接過了電話，便向我們說道：『總司令部來電，晚六點鐘，有隊伍來接防，我軍立刻開回大營。又有郵局信差，不久就送信到這裏來。』一會兒我果然接得兩封信，一封是平安家書，是我母親和未婚妻寄來的；一封是我們的副將司吞威，從

後方醫院寄來的。副將的信，是說他被俘虜射擊時候，若不是我放槍救他；早已性命難保。現在傷口快要好了，特意向我道謝。我想：司令官對於我這一個小小的伍長，居然如此謙恭，真是非常的光榮！當着那開花彈光顧了之後，忽然得到這種種的喜報，我心中的快樂，可想而知。我把家信和副將的信，插入衣袋的時候，我不覺我的手都顫動起來了！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 初版

從軍記三册上册 定價大洋二分五厘

實 用 翻 印 必 究

編述者 李 劭 青

校訂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 
平民文學部

出版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 
定縣實驗區

印刷者 臨 華 印 書 局

發行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 
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 初版

從軍記三冊中冊 定價大洋二分五厘

實 用 翻 必  
驗 本 印 究

編述者 李 劭 青

校訂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 
平民文藝學部

出版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 
定縣實驗區

印刷者 攝華印書局

發行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 
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 初版

從軍記三冊下冊 定價大洋二分五厘

實 用 翻 印 必 究

編述者 李 劭 青

校訂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 
平民文藝學部

出版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 
定縣實驗區

印刷者 臨 華 印 書 局  
時 攝 華 印 書 局

發行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 
石驢馬大街二十一號

